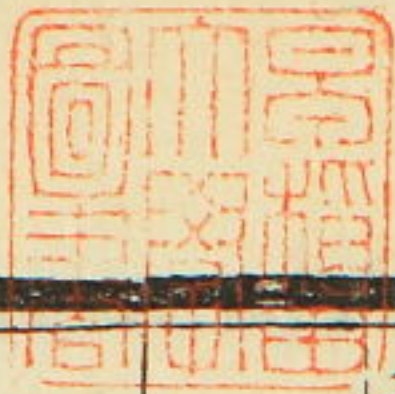


□ 12
1326
6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

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學者當以論語

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朱子曰

孟子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可不治而自明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也



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新安陳氏曰。當味五箇所以字。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了。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雲峯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

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聞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雖孔孟復扶。又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雖孔孟復扶。又學。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孟子。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道了。豈不是孔子。○

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謂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數段。或一兩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

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讀著。助辭。下。同。便自意足。學者須是

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

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餒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蹇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

決反協洽耳

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

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揀擇語孟志地揀擇
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
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
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其解
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
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
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
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
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
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
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
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
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碍處○慶源韓氏曰人纔只將
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
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
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澁豈復有優游厭飲貫

通決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句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
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會著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
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
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
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飲涵泳風味
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友己自求故伊川曰
孔子之書是自然孟子之書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
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
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
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
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舍畜得意思
在其○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
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

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軀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是一般。只是箇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所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求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

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無不可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强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待洛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譯得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始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

讀論語法

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朱子曰

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
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
如說我欲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
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
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
如何仁之不至其意又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
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
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耳之
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體察也故
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
讀雖多何益於事

讀論語孟子法畢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名丘字仲

尼新安陳氏曰孔子之父禱於尼丘其死宋人孔子六世祖孔子父嘉

為宋督所殺父叔梁紇下沒母顏氏名徵以魯襄公二

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

邑聊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

襄二十二年書孔子生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

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已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

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為委去聲吏料量去聲

平委更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更與孟子合今

從之史記索隱為司職吏畜反許又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

牛人讀為楫音特又餘式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

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多

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

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

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淳享牛前祭一日

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楫楫謂

牲之杙也繫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適周問禮於

老子問何以問禮於孔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

不必盡行行之所以孔子問之雖知禮然其意以為

多事故欲絕滅之反以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

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

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平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

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問齊景公

欲封孔子西則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

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

來地受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

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

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

周語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

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

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

青天白日照這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定公會齊侯于

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鄭文陽龜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

陰之田

季氏宰墮許規反毀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

之不克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

別有箇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聲

正如與預音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

在呂反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煩祭祀俎於大

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問設若魯

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

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

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

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

不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辭由

適陳適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

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

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

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盱以

中年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

蕢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

而行復扶又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

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

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

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
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失涉有葉公問答子路
不對沮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
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
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
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
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
之人封孔子也故舟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
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
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又反乎衛時靈公已
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
子路正名之語而舟求為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
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峯胡氏曰讀此者
要者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
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
所考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
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
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
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
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然曾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不求仕。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為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乃敘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其不可為矣。乃敘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

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曾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曾論。古論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

所敘篇章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曾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

以子稱。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好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若是。○問論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門人所至。有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程子所記。不然。出於孔子。其去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其。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之。言。皆。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不。然。蓋。其。弟。子。之。言。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諸。弟。子。嘗。以。似。夫。子。之。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避。之。說。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此。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嘗。據。以。孟子。之。位。而。有。其。說。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則。尤。為。明。驗。至。於。閱。損。舟。亦。或。稱。與。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能安禮。惟近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乎。方其涇涇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言。飾。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真。之。患。藐。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者。讀。之。孰。知。不。情。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而。讀。以。益。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而。未。曉。則。讀。反。覆。耐。煩。看。得。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賢。充。足。其。樂。有。不。

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足蹈也。○雲峯胡氏曰。讀論語者。有如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好而樂之者。第四是知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

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

美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者如直。推至於舉。舉。陶伊尹。而論語。如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也。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覺意味深長。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

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之。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朱子曰。論語。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好。已。下。論。解。論。語。○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九。分。過。處。其。間。亦。有。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

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字是緊要字。○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其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外。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

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論語集註序說畢

劉向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字是字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未惟學之久則心与理一而周流汎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

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鍊
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
真箇能人不找而不慍也

語類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好犯
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堯政施仁之仁同非克
已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
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已
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
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
不得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
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之則堯於用性者指
其未堯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堯故曰愛者仁之用
又曰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

中爨出來仁如水之流及而成大池小地方池圓池方雖不同皆由水而為之也

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矣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

又曰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爨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

未爨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名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樊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

為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人。在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向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得己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向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是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

中微見得用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躬云己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以用也

林正卿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与尧己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与盡己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

問人一貫之間借此義以形容之耳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内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害事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

曰小々曰大此之謂違於物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賤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問五事及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使世固有能敬於己而失信於人者故敬了又用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

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勞也

陳希真同須先敬了方可以信先節了方可以愛人又須是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人凡事要誠信矣未免有不敬處使是不實有人却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鄙吝於己本不為民有人知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都用恁地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及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

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干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

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問程子云推而至干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如何曰事之皆要如此謹終則末梢湏是理會教盡不忘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久遠恩澤人多是據眼前有切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早曰良字說未是良昂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

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如衣冠服飾用度之類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者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住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末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絀皆是且要理會郡不來底道理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正指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閑々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々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閑々與下大夫言合用侃々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

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
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早多少是嚴
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早則無不安矣曰然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
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
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之二爵而油油君在與々
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
和乃可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耳
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
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

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知却是有
心於知否曰知和而知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

而和是放教和些總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
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
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便事々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
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
便是禮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淵由之主
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
從而主之可也

王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
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

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君書所論文
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
因它起權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日不能薦
舉我起權我便着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
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耻
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
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
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
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可約之事則

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禮謂致敬於人須是
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
拜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
失其親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
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
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
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
高大槩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
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
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
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

也消得將心如此者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資資
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
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禮也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
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
富故云告往知來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
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
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白然知人自
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

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曰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孝弟為仁之本三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推類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
六章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論者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手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

語類

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
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
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
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
所以學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所謂儒者之
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所謂儒者之
者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
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
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
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
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
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
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
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
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
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朱子曰。學之一字。

言問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比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
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儕於人。
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
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儕於人。有所
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
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謙
復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
隅。便以為足。則其為疎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
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
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
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
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

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
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峯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
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先覺之，所為或論
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
語曰：為之，不厭。孟子曰：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
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
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
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
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
○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
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
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
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行此道。固多端，其
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
效夫知者，以求其知，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功，其
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習字從羽，從文。

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
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
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
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底，學自有底。習，行自
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
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
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
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行。如何得人
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學
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
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能
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
者重復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習
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
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聖人之
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
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能而行之，謂習。○厚
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

齋馮氏曰。習鳥鵲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習一義也。

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

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會習。不見得好。此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

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

溢。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机控。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

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

其中心油然而悅。憚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

便自住。程子曰。習重。重聲。習也。雙峯饒氏曰。習字訓。時復不得。又

反。扶又。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



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又。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又曰。學者將

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雲峯胡氏曰。時

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

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齋。莊皆反。立時習也。齊出記曲禮。如尸。立如

貌正。如齋。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

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生

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字。時知得坐如尸。正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是事也。語類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

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得與於吾

之所說，雖深亦易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權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悅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以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

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恆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己，朋來則善方及人矣。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為在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盡於外也。○慶源輔氏曰：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樂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峯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愠，亦君子乎。問愠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明河南人曰。學在己。知不

知在人。何愠之有。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己知。則不愠。樂愠在物

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

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

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峯

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曰。樂

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愠。雙峯饒氏

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愠。雲峯胡氏

曰。說是喜。意愠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

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

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

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愠。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愠

言。故居尹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不知而不愠者

說之後。

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稍知為已。則人知。不自

便。人待已。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此數看待心

平之意。非成德了。君子不見。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

有一善。便欲人。或不知。初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

人。有善。而人。或不知。初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

得。知已乎。此不知。論其所以難也。問。不愠之說。孰為

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

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

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所謂君子。是

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

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逆。皆理也。但

不。見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然

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孰說之深何也
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
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實孰能知之哉慶源輔
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
也又慮夫敏者躡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
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
正其始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
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
德故又以此說終之○雙峯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
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
意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
是效驗○雲峯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句而第一句皆
習之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
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過自學
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
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
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

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何道以爲君子○新安陳氏曰集

註九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問闡之此
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已之說方可進
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
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
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深有意
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
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為深有意焉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鮮弟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聲為

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

之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是不必至凌犯乃為

母之慈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

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辭少也作亂則為悖音逆爭鬪
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必好犯上必不好
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

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殊

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之心之德是專言則四
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之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
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
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
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
也仁者愛之理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猶說惻隱之
愛之理自指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猶說惻隱之
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
是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
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
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
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一事也。仁就性上
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事也。仁就
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
○勉齋黃氏曰。人之心中。有靈。靈洞。徹。此心之德也。乃所謂
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靈。靈洞。徹。此心之德也。乃所謂
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全體。以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
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
對。而所以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
包也。○諸葛氏。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
不。知。仁。以。用。故。即。理。以。明。躬。于。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
發。用。無。仁。以。明。用。于。以。見。愛。本。於。仁。之。所。指。其。在。中。之。理。故
有。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以。偏。置。其。語。曰。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置。其。語。曰。仁。者。心。之

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言君子
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
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務
道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九字○本立則道
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
自此而生也
朱子曰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
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雲峯胡氏曰上文是後言為仁此節則專言君子本
立而道生又是後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
弟為為仁之本又言君○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
犯上豈復反又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峯饒氏曰孝弟順
德也犯上是小不順
底事作亂是
大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
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

本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
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論性則以仁為孝弟
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
非也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
謂行仁自孝弟始孝
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
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
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
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為本也○朱
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當以孝弟為本也○朱
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
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備及物者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
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乃為仁之本此語最
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

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生所以為行
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之所生，所以盡孝弟
之義而不好，性中只有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
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身嘗有孝弟來
此語亦要辨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
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
已。猶天地一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而不止孝弟
也。猶言水而不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
河濟，言木而不一曰梧檟楨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
弟是為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
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
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
弟固具於心，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
心，孝弟是於親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皆嘗有
而仁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
箇仁是孝弟之至。於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
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
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
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

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
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
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
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
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
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
親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
裏發出首先是發為仁以孝弟為本。曰：是道理都自仁
以發，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
以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木相
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這箇物事。○行仁是
性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這箇物事。○行仁是
便是仁為孝弟之本。一粒粟生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
根仁有子，是孝弟之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
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
而包四者則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也。

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則孝弟之根以孝弟為根。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長之。實為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少。或問其為人。則孝弟而無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解是。若說解矣。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貧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籠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洙子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不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以說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說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許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脩省言辭。

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問：夫子言鮮仁，程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求仁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以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之非仁，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

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

謂信。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謂信，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

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

終本未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朱子曰：曾子三省看事較急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嫌於心。則加勉。非深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曰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其自治。

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宰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為人謀時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始為他謀。如烏冢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汎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誤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程子曰：子謂舜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

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曰。守約不是守。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曰。獨會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愆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曰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已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峯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於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切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淳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時雨化之。度其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爲早年事。功已盡。而晚年事。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並去聲

道治也

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

此言者心也

非事也夫子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

所能給也

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馬悉非八百家

必大段費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

親切曰主

一無適之謂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

而無一念之雜

此章敬字乃是主敬而動靜敬事而信者

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

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

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

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

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

徒木亦其類也○胡氏曰發於己敬則施於民者信

時謂農隙乞逆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乎此五者亦務本之

意也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

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

所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

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

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

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社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

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程子曰此言至淺新陳

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

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
去聲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 若常人
聲 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延平時字中立號龜山曰上
 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
 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傳卦象
 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雖
 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
 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
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也揚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

其所存未及禮樂刑政胡氏名寅字明仲號曰凡此數者又
 故不及禮樂刑政胡氏致堂建安人曰凡此數者又
 皆以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
 謂五者反復亦作覆反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反問
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
 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
 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須信於
 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敬亦須敬於人而妨農時者故
 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須節用亦有信而妨農時者故
 愛人者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人而妨農時者故
 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看能如此
 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庵說五者反
 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
 去是相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自然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
 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
 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

是如如此而後能如此如此而不自上而下相如此如此如自下而
說作上來則是如此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此以教去做事
便不敢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不
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不
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動前日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
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
夫於信如四時補這敬然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
令信如四時補這敬然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
其或好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得然只恁底
濯冠以朝心中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濟衣
倉振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慮預防不可已底
事亦吝嗇了不指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
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
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
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闕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
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
矣此自下相
因而上如此

常當
作恒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謹者行德行同

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朱子曰謹信言行相

謂之汎

廣也眾謂眾人

問汎愛眾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

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用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群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親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

本領蓋不親仁則本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

未是非何從而知之六藝之文朱子曰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後

可學也○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

而先文非為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名興祖，字慶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不學，便有此等，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此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以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南軒張氏曰：入學，出第謹行，信言，沈愛，親仁，皆在已功，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

實為已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八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雙峯饒氏曰：尹氏以文對質，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為輕，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懈，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峯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弟子為人之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學文，必以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

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

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朱子范說為長。

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

學求如是而已。雙峯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

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

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

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曰：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

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新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名棫，字才，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

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

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

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天下之理

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

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觀聖

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

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

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

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

絕而不可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

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

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

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

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

曰子夏此語與會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

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會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

會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

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既曰君子何

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

淨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

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

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為善則難故學者

必以是為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

行而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往

而不在此是為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為實心

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

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遠
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
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
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
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交朋友。未必盡
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
信。是誠實。無偽。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主
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
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
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程子
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
之則。只是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
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
天下之至誠。便是以誠。程子之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
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

蓋誠指全躰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
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
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
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
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問必擇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得
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
而却之。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
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已者。處也。○人
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
求其賢於己。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
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鞞故有

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

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

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計哉。朱子曰：最

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

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

了日子。雲峯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

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

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新安

陳氏曰：提首句君子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慶

字總說全章四節。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

先言威便文耳。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

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

學則不固。王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

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

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

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

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

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儻或畏難而

苟安。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惰。不惟勝己之友將舍我而去。

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

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

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己之友。

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

則念其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龜山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雲峯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未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其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如不欲生。霜亦歸於厚。○慎終存良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其德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同。子貢姓端木。名賜。音同。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誣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

和厚也。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厚字方盡溫之義。和不暴。

也。厚不刻薄也。

良

易去聲。直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良也。恭莊敬也。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儉節制也。朱

諒也。恭莊敬也。

良也。恭莊敬也。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儉節制也。朱

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讓謙遜

也。西山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

於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

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

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

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

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朱子曰：明

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聖

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

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新

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

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王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

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願乎其外。出中庸：朱子曰：此

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

最要者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

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

道理方好。底。○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

以進德矣。君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

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

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

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峯胡氏曰：溫

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

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

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

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綏來動和等

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

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

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

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盡中

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

張敬夫名棫，號南軒，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

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

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源

輔氏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

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

之未形者。行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

志之已形者也。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輔氏曰：就事

言則不得。○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

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

曰：好德之心固而有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也者。

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雲峯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時言○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其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觀其父在觀其父在時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父在時其志行已自有時子非無志而其在時行道無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大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緊下句就

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大意不忍改之是已根本而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之意不忍改之是已根本而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以盡之○父在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為不肖之事猶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之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問父志則已趨其心之所趨是也善惡可於此而見矣○故觀其成也父在則子不得專其志而皇行實望白然故觀其母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志方皇行實望白然故觀其母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則忍於事為不可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於前事矣若夫其心自遂遠以為從已之志則親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志則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改之當與不當蓋孝子之志則

之過道則亦在所當改而不可以未改者二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此則率然而改則孝子必主事言在哉故乃夫外直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之意耳白三年而後改焉或問孟子經文而己大非聖人同此其不改言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若若莊子之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也南軒張氏曰臣皆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最須更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亂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言則西山真氏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而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誠如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於觀人之一節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朱子曰節者等級也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中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對說節則無太過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相應則謂而後有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和者從七容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因用而

禮記卷之六

三

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
美。新安陳氏曰。此字貼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朱子
勉。矯拂。是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
然。強便。不是和。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
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
節。須是真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
雖然。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
之。本。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
此。便。不。安。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
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是。嚴。敬。中。順。禮。
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
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
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

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

然矣。新安陳氏曰。節。即天。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

也。味。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程子曰。禮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

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

以言。和。字。耳。○朱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

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

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

禮記卷之三十一

又和者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如人事嚴而
廟自是然敬肅。不是強為之禮。用自然。○問從容不迫。
處便謂之禮。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
如何。謂之禮。容不迫。那是說行自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
思便謂之禮。容不迫。那是說行自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
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便是禮。
又曰。只是箇從容不迫。容不迫。禮說從容不迫。便是禮。
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
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道。合著
○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擗節恭敬。底道
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
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
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
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
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
也。○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
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敬是合異

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
碎底敬。便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箇敬。無二
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
也。恰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和是
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和是
象。凡恰好。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有箇氤氳。磅礅。如
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
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
實。却是甘心。通乎。人之。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
太。嚴。而。不通。乎。人之。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
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須。用。有。禮。皆。只。說
是。就。情。性。上。說。○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
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截。須。范。氏。名。相。禹。字。淳。曰。凡禮之
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
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朱子曰。自

論語集注卷之六

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底意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生和有樂底意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謂以禮節之論此指下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峯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中之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嘗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倚於和之一偏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一偏亦不可行之矣偏也乃如此入體字於理有毫釐之全也本如此而行之偏也乃如此入體字於理有毫釐

之差則失之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

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其曲禮云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相曰曲禮云約信與誓約信二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字本此

也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者之體也○雲峯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

輕下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

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審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其合義則不言。言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踐是言且鵲突德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踐其所言。又是不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朱子曰。禮。○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却不當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者。在我矣。○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便是為人所恥辱者。在我矣。○已。○近。○禮。○義。○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其。○寬。○緩。○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朱。○子。○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氏。

謹當
作慎
下同

顏辭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因徐辟之。○因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之矣。○因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此。○言。○人。○之。○言。○行。○聲。○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此。○言。○人。○之。○言。○行。○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三說。○上。○而。○慮。○其。○所。○終。○三說。○下。○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問。○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後。○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問。○信。○行。○是。○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致。○恭。○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於。○始。○東。○陽。○許。○氏。○曰。○約。○不。○及。○也。○因。○不。○失。○親。○釋。○交。○際。○之。○道。○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道。○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

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聲好去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於求安飽敏於事

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朱子曰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

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集註取以此則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存心處敏事謹言是

有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無欠缺類如此

所共由者也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謂之理則謂之道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切獨於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由是道是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人所共由之道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朱子曰揚氏以世入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

身而不自知

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務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已而已。使人皆如此。察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兼此便是無君墨氏。然不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取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然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志。必敬慎。然後見其有。好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難得也。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

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

張則氣隨以盈。而為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矜肆。故有悖而驕。

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

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音洛。循

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

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慶

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

則超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

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人寬平。則

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為得。有矜肆。却暗關

上兩句見得子貢貨殖定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
未若兩字意子貢貨殖定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
者家語注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故以此為問而夫
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新安陳氏曰能自守而無訕是許其
而勉其所未至也龜山揚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
於隘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訕富而驕蓋
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
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訕隨分量皆可著力如
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訕富則易
驕無訕無驕是知得驕訕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
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
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訕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
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訕無驕上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
無訕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訕無
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
謂無訕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能無訕無

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
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
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
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
有此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
齋馮氏曰無訕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
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
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
詩衛風淇奧反於六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下
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
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訕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
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

明之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
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
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
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所
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非貧富之所
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
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畧而
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
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
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
道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
姑以發己之志或踈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爲如勉
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好禮爲如磋
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
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
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琢磨治之
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山真氏曰凡製
物爲器須切磋成其質了方可磋磨既
切磋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所已言謂

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

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深密○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

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

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反到道之

極致亦不可騫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已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

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

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

病固多必先除切已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

○新安陳氏曰必貴切磋必貴磨此正意也

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其知之不能也。朱子曰。若宰相不能

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

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之際。不能

雖若同。而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

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見之。雖然

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見得道理

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

不知地。其病甚高。○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

不知己。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

已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求。在

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

已。庶無所慕於外也。○雲峯胡氏曰。始以不知。終以無以

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

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

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

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善。下知我却欲知人之善

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是欲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但

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便當明脩身自加。精進使有

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脩身自加。精進使有

可取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兄尊

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

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

而應事。唯循天理。上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

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

宰輔。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於而舉。賢才為用。為

亂分。明傾軋。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